

中國
古代
瓦當紋樣研究

〔日〕村上和夫 著

叢蒼 曉陸 譯



26.

C9

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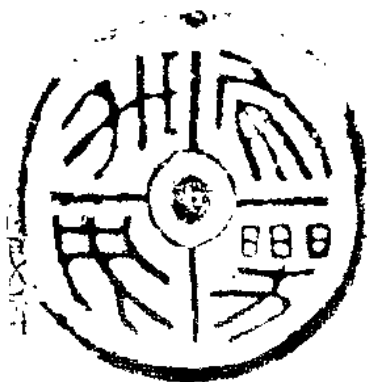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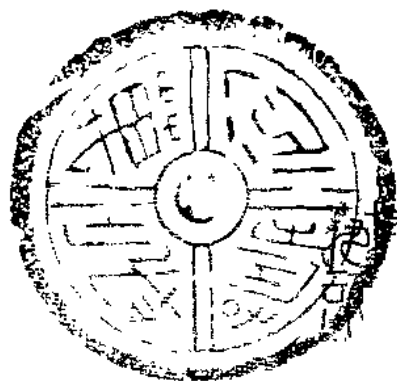
中國古代

瓦當

紋樣

研究

〔日〕村上和大 著
叢蒼 曉陸 譯



三 秦 出 版 社

(陝)新登字006號

中國古代瓦當紋樣研究

(日)村上和夫 著

叢蒼 曉陸 譯

出版發行

三秦出版社

新華書店經銷

社址

西安市糖坊街儉家巷小區副3號樓

電話

(029)7264325 7263801

郵政編碼

710003

印刷

西安美術學院印刷廠

開本

850×1168×1/32

印張

6.75

字數

201千字

版次

1986年11月第1版

印數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1—1'000冊

標準書號

ISBN 7—80628—038—3/K·10

定價

貳拾圓

本書得到
中國歷代玉器研究會(臺北)會長
中國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客座教授
江明財先生資助

目 錄

《中國古代瓦當紋樣研究》

序 井內古文化研究室長 醫學博士 井內 功 (一)

代序 長野縣文化財保護協會會長 長野縣東信使史學會會長 黑坂周平 (三)

序言 理 學 博 士 村上悠紀雄 (八)

引子 我的古瓦紋樣情結 (一一)

第一章 殷周時代

序論 (一七)

第一節 中國瓦文化的起源 (一九)

第二節 重環紋樣意義探討 (二四)

第三節 青銅器雕鏤紋樣的意義 (二九)

小結	(三)
第二章 春秋戰國時代	
第一節 瓦的普及以及紋樣的變化	(四二)
第二節 紋樣的解說	(四七)
小結	(七〇)
第三章 秦漢瓦當紋樣	
序論	(七三)
上 秦代瓦當紋樣	
第一節 時代背景	(七五)
第二節 秦瓦當紋樣譜系	(七七)
第三節 關於瓦當表面的雙直綫	(九〇)
第四節 抽象化的紋樣	(九六)
小結	(一〇四)
下 漢代瓦當紋樣	
第一節 概說	(一〇七)
第二節 秦漢瓦制作技法的差異	(一〇九)
第三節 雲紋瓦當	(一二)

第四節	文字瓦當	(一六)
第五節	動物紋樣瓦當	(一三三)
小結		(一三七)
第四章	魏晉南北朝至唐代	
序論		(一三九)
第一節	關於復瓣蓮花紋樣	(一四一)
第二節	蓮花紋樣的發展過程	(一四五)
第三節	復瓣蓮花紋瓦當的出現	(一四九)
第四節	出土瓦當的年代判斷	(一五二)
第五節	連珠紋配復瓣蓮花紋的意義	(一六二)
第六節	連珠紋的意義	(一六四)
小結		(一六九)

參考文獻

后記

《瓦當紋樣解迷》(選錄)

——《信濃國分寺遺址出土戰手紋鐙瓦的研究》

第二章	瓦當花紋的起源與變遷		(一八三)
第三章	雲紋瓦當的由來		(一九〇)
第四章	雲紋瓦當的真正含意		(一九三)
第五章	漢文化和高句麗		(一九七)

作者簡歷
譯者后記

序

井內古文化研究室長醫學博士

井內功

我平素所尊敬的摯友村上先生，在他的大作《中國古代瓦當紋樣研究》刊行之際，命我作序。我從孩提時代對古代瓦當就非常感興趣，直到現在還是特別喜歡，但對於瓦當研究終究是外行，哪能自不量力地為這部大作寫什麼序言。然而拒絕老友的好意同樣失禮，結果還是鼓足勇氣接受下來。

十來年前就開始關注古代瓦當研究的村上先生，敢于從事一向連日本考古學界的專家學者都深感困難的中國古代瓦當研究，完成這部可謂精辟論著，我想，這也是對他在中國古代瓦當及其它文物研究方面，以充滿熱情的精神和極度嘔心瀝血的工作之回報。

好在村上先生曾經在中國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學習過，能够自如地運用漢語。像各種參考文獻和展出文物的說明，他可以毫不費力地閱讀理解。對於村上先生來說，別的暫且不提，語言是他最得力的伙伴。

這部論作，使我如同狠狠地挨了一記上勾拳一樣感到眼花繚亂，從中國古代瓦當的來源和原始瓦當的紋樣，到花紋的內涵和歷史沿革等等，都進行了詳盡的闡述。對於過去學者所持的應予批駁的研究觀點，大膽地發表了自己的見解。沒有相當的自信，這無論如何也難以做到。況且，單就論述全面紮密、如同涓口流水而無半點冗贅，即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我也堅信這肯定是在日本有關中國古代瓦當的第一部，

并且也是最好的一部經典性論著。

我正躺在神戶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的病床上，努力接受治療，迎接九死一生的考驗。希望生命力能被這部優秀論文所激發，早日痊愈，再度沉浸在大量古代磚瓦之中，以不辱「瓦磚莊人」的雅號。

瓦磚莊人 平成8年一月25日（一九九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代序

長野縣文化財保護協會會長長野縣東信史學會會長

黑坂周子

村上和夫先生，是我最受尊敬與信賴的學友。

已經過去十幾年了吧。當時身居上田巿市議會議員（原副議長）要職的村上先生，有時車里載滿着大量照片光臨寒舍，因為對地方的古代史、特別是神社的遺址很感興趣，他把上田巿小縣郡的神社（包括所有的舊國幣社、縣社、村社及無名小社）拍攝成照片，共約十八本相冊——全帶來了。

他那攝影方法可不一般，一座一座神社，先是座落地方的全景，然后是牌坊、前殿、正殿的全貌，從各種角度甚至連攝社、末社都詳盡地收入相機（因此有的一座神社就拍攝了二十多張照片）。實際上，他拍攝的神社多達二百幾十座。

村上先生詳細介紹了分成十八冊影集的神社的現狀，關於當地的歷史研究，在某些方面我可算是村上先生的前輩，所以記得在這方面多少也曾給他提供了一些建議。但要取得像他這樣大的成就，那我卻從未想到過。

曾經排不上號的神社對當地的歷史而言，也是極重要的神社；所謂的「末社」「攝社」往往倒比「本社」重要等等，等等……這些是第一次從村上先生那兒學到的東西，這類知識並不少。

我重新認識村上先生這個人，就是從這項神社的攝影工作開始的。以前，是出于他在本地德高望重，越相處越有味和他交往的；這時起才感到，在做學問方面他也是個全面的人。當時我擔任《長野縣志》的主任編纂委員（主編），所以這種感覺油然而生。

從此以後，我與村上先生的交往就更親密了，他的太太是上田市村上醫院的院長，美名遠揚。而在之前，她是我做校長的上田第三中學的校醫，兢兢業業十幾年，孩子們象對待母親一樣愛戴她。因此，我和村上先生伉儷的交往也不能不說是有着不可思議的緣分吧。

從那時之後，我和村上先生的話題總圍繞着歷史研究展開的，而且談話的特征在于「切合實際，深思熟慮」。

日本長野縣以地方志研究的盛行而聞名，這從有以各城市為單位的歷史學會，發行了有關研究的機關報就可見一斑。長野縣的這種學風不是一朝一夕養成的，貫穿始終的精神就是「腳踏實地，結合理論，進行研究」（很多人稱之為「草鞋史學」）。我的恩師一志茂樹博士（信濃史學會的創始人）等人曾反復向我們輸灌這一點，「埋頭苦干，不說空話」是一志茂樹博士的口頭禪。

我和村上先生的看法恰恰在這點上非常一致，從此我們都積極行動起來。比如，為了研究信濃國分寺（這個遺址的出色發掘在全國也是屈指可數的），我們和幾名同事一道，準備走遍全國的國分寺。現在東北、關東、中部、關西等地的二十九個國分寺的實地調查已經告一段落。這樣跑遍全國所有的國分寺進行調查研究，也就應了所謂的「草鞋史學」這句話吧。這客觀上的推動力，自然就是村上先生。

堅定了這樣的研究態度，一次又一次地激起了我們的熱情。任何一座寺院遺址研究，最終如果不涉

足朝鮮半島甚至中國去進行實地考察，都決難定下結論。到現在，以我和村上先生為核心的「東信濃」的同事們，幾乎每年都堅持出國考察，僅我所知，已去過韓國三次，中國九次了。

期間，自然而然地我們各自的研究目標具體化了，我的着眼點主要放在探尋佛像造型（特別是善光寺佛像造型）上，村上先生則把注意力轉到廟宇建築——主要是作為建築材料的瓦的形狀設計上來。

提起瓦礫，它常常是比喻沒有價值東西的一個詞，然而，在這「瓦」中大多含有國寶的意義，也已成爲歷史學家的常識。曾經存在的一切的一切，即使灰飛煙灰，靠土中發掘出的只磚片瓦而證明那里曾有比如——規模宏大的寺院，——這樣的例子決不少啊。

從巡訪全國性的國分寺遺址，到考察朝鮮半島、中國等地的宮殿、寺廟，大開眼界的機會接踵而來，而專注地尋視這半永久性的歷史遺物的——「瓦」還是村上先生。

走遍國分寺后二十年，涉足朝鮮半島、中國后十五年，村上先生努力鑽研、堅持不懈的結晶誕生了，它就是奉獻給讀者的這本書。

正如書名《中國古代瓦當紋樣研究》那樣，這本書是研究中國古代瓦當花紋的。我殷切期望大家知道，基於前面所介紹的事實，這部書實際上成爲他研究的基礎和開端。我感覺自從搞瓦當研究以來，村上先生的生活態度發生了巨大變化，首先，毅然割舍衆望，辭去了市議會議員的職務，其次，把耗費精力的種種事業，除了與福利有關的以外，差不多都托付給了別人，而他自己，則一心一意埋頭搞瓦當圖紋研究。國內各地瓦當和出土地方的調查自不用說，中國、朝鮮的考察旅行，據我所知好像也不下十幾回了。

說到中國，看了作者的兄長村上悠紀雄先生的序就可以知道，村上和大先生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年——譯者注）被故鄉的著名學校上田中學（現在的上田高中）選派到中國上海的東亞同文書院留學，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後進人三井物產工作。在日中關係劍拔弩張的時刻被征入伍，榮獲銀表畢業於陸軍預備士官學校，成為派遣軍總參謀長和司令的專職副官活動於中國直到戰爭結束，昭和二十年作為陸軍上尉復員。這大約十一年間在中國學習體會與經驗積累，在某種意義上也一定奠定了村上先生人生的基石。作為日本人，他的中國觀、中文的語言與書寫是出類拔萃的。我們訪問中國時，甚至比當地的導遊還要活躍的，是村上先生。

村上先生首先對日本——特別是他的故鄉上田國分寺遺址出土的古代瓦當產生了興趣，進而追根求源以至中國瓦當的歷史。在中國，發現瓦當早在三千年前的西周晚期就已出現了，以後它的圖紋是如何發展變化，到唐朝又如何傳播到日本的呢？這正是本書的要點所在，讀了這部著作之後，恐怕沒有人感覺不到，考證精確，旁征博引的地方隨處可見。

當然，它的根本原因是與村上先生凡事務求明白通曉的人品分不開的，另外，得益於村上先生能輕鬆地讀中文說漢語，通曉中國各地狀況，這一點也必須指出。

有關瓦當紋樣的研究者，日中兩國決不在少數（我也是相當感興趣的一個）。讀過中國這方面的研究書籍再同日本（或者朝鮮半島）的對比進行理論研究的，到目前為止哪里有呢！況且，這種研究還往往受到地域的局限。

從這個意義上，如果說的過分一點，這部論著是前無古人的！但我不能不這樣評價。

我已經說了幾次了，村上先生搞這個研究并不是「科班出身」。因而很難說論證全都準確地切中了要害。然而也正因為他不是「專家」，反倒能够自由地發表自己獨特的見解，這種非「專家」式的獨到見解，在村上先生那里也使之成為可能。我想這一點應給予重視。

日本國瓦當研究權威井內功先生，在序文中說「如同狠狠地挨了一記上勾拳一樣感到眼花繚亂」。這一準是他的真實感覺。而且我也相信，越是優秀的專家，越能像井內功先生一樣，一定能從這本書中得到某些啟迪。

這時我想起了信州教育界的老前輩，我的青年時代的老師村上茂吉先生。

他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還是一位出衆的地方史學家。這從他遺留下來的資料《村上史料》珍藏在上田市教育會館就可以推知。

村上先生就是這位老師的次子，他和令兄村上悠紀雄先生分享繼承了這份血脈，果真這兄弟倆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想必茂吉老先生在天之靈也會深感欣慰的吧。

也許不用我說，讀到村上 and 夫先生這本書最高興的，不就是天國里的老先生嗎？

總之，為村上先生叫好的我們，為信州出了這麼寶貴的著作感到驕傲。恐怕就像遍布日本的國分寺遺址那樣，這本書在某種程度上將會成為在日本瓦當研究者的指針吧。

序文失于冗長便索然無味，不假思考草就這繁冗的文章，完全是因為被這本著作和村上先生的人格所感染。

敬請原諒。 平成2年3月（一九九〇年三月）記于寓所。

序言

理學博士 村上悠紀雄

這部《中國古代瓦當紋樣研究》出版之際，作者得到了由衷尊敬、一向求學于之的井内功先生、黑坂周平先生賜序，真是值得感激的珍貴的賀禮。

弟弟順便讓我這個做兄長也寫一篇序，說真的，這可難為了我這個門外漢。實際上這部著作剛寫好我就看了，但作為搞化學研究的人，當時我連「瓦當」這個詞都不懂，以至于要到圖書館查大辭典才第一次明白。

然而越讀越引人入勝，最終懷着濃厚的興趣讀完了。

隨后，考慮到向翻閱本書的諸位介紹作者——我的弟弟情況，于我是責無旁貸的，于是決定，那就胡亂寫一篇序言吧。

寫着寫着，我不由想起了先父帶着上初三的我和上初一的弟弟，發掘在父親的老家發現的繩紋時代中期原始部落遺址的情景。

記得那是信州一個短暫的秋日，我很快地就完全厭倦了，然而弟弟他一個人始終努力挖掘的身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弟弟在上田中學一畢業就作為長野縣留學生去中國上海的東亞同文書院學習，學業結束，進入井物產株式會社，并在上海分社工作，然后又服了六年兵役。戰后復員，因為財閥解體公司解散，他就和別人創辦了一家小公司以度過難關。不久，公司發展了，從可以放手讓年輕人干開始，他就利用節假日着手研究周圍的神社和古迹。

每逢回家省親，總可以看到他那好像又積累了一個新成果的高興樣子。看他發表的論文，每次都會驚奇於那聞所未聞的見解。我常暗想，這就是「返祖」吧。其實，做小學校長的父親退休後，以讀祖傳的堆積如山的古書和研究歷史遺迹為樂，但戰后不久他老人家就去世了，終究未能實現研究歷史的夙願。我覺得作者最突出的方面，是一旦開始做某事，如不做得最好決不罷休。他參加過全國少年棒球比賽，也曾在全國劍道比賽上獲過獎。說到娛樂，到現在他還熱衷，麻將如此，交誼舞也如此……。

他堅持瓦當紋樣研究已十幾年了，成果在本書中就可看到。他那一心一意向日標邁進的摯著，竟對以化學研究為業的我也有所啟發。

然而，給他巨大影響的，我想是他在上海同文書院的生活。

正值悲物傷秋的青春年華，他接觸了中國的文化和人民，為中國所傾倒，迷戀的同時又深感敬畏。耳聞目睹了當時中國的社會狀況和人民生活。

另一方面，與他漢語功底很深分不開，在中國見識的各種各樣的事情，似乎對他人生觀的確立都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例如，隨着中國戰局的發展，他應召入伍。軍務上，他十分勤勉，進了陸軍預備士官學校，榮獲銀